



# 明星为什么需要「大师」？

#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退出



“大师”王林又出事端，他那本厚厚的与明星的合影簿又被翻了出来，清高如王菲，有名如赵薇，有钱如马云，厉害如李连杰，全在王林的环抱之下，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和一个现在看来是骗子的人亲热合影，这还真令人尴尬啊。

明星为什么需要“大师”？有人讽刺这类明星没文化，没文化也许有理由，但最大的理由也许是他们是人，脆弱的人。

明星共通的处境就是他们都活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里，“压力很大”是他们嘴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为什么压力大？因为成名最需要的是运气，有些人莫名其妙就红了发财了，出场五分钟三百万，你不知道这好运是谁给你的，心里慌啊！有些人才高八斗，还没开始挥洒，世界就不需要他了，你都不知道这不幸是谁给你的，心里难受啊！他们需要一种确定的暗示，让生活在不确定的自己内心平静，而且，出于某种偷懒，某种幻想，他们需要一个活着的、能给他们肯定安抚的人，需要一个信心

十足给他们打包票的人。  
“大师”有真有假，功效无法验证，但多半很会察言观色，几乎个个都擅长心理暗示。之所以有时骗子能成功，是因为明星真的太需要心理抚慰了。当你欲望膨胀时，“大师”说：“名利是过眼烟云。”当你有巨大嫉妒时，“大师”告诉你：“要有平常心。”当你在不可控下产生巨大焦虑时，“大师”轻轻拥你入怀，向你保证：“和我在一起，我会保护你。”  
当人在无法抵挡的命运面前意识到自己的弱小无依时，“大师”给了明星最大的精神保护伞，真的、假的有什么所谓呢？“大师”要的是供养，明星最不缺的就是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黄佟佟）

1994年，林青霞结婚，随即淡出银幕，此后多年，每年都会传出她复出的消息，甚至在《一代宗师》筹拍期间，传言她将出演宫二，尽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不可能”，即便她复出，也不会是以扮嫩的方式。所有这些消息，都在说明人们的期望：她的复出，必然和电影有关。所以，谁都没想到，她会以参加真人秀的方式，再度出现在银幕上。

这档节目的规格的确够高，汇集了朱茵、蔡少芬、杨钰莹、赵丽颖、宁静、谢娜等十位女星，由何炅、汪涵主持。林青霞也非常配合，在外景地任由风吹日晒，和陌生的同伴打成一片，并且按照节目要求，进入羊圈和小羊合影，和谢娜以及欧阳娜娜摔跤，让媒体拿出了这样的标题：《61岁林青霞对战孙子辈，与15岁艺人欧阳娜娜摔跤》。

林青霞参加真人秀节目，其实为的是公益，她家创办的“言爱基金”和湖南卫视的基金会合作，参加真人秀节目为项目声张，也在情理之中。她为此做出的牺牲的确不小，她曾在文章《最难演的角色》里说，她演过一百部戏，“演其他角色都没那么难，最难演的是自己”，而今却要在这种情况下亮相，出演自己，灯光、服装和化妆，显然都不能和拍电影时的相比。况且，明星真人秀最大的看点是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花儿与少年》已经给出了惊心动魄的示范，林青霞能否适应这种局面？她在节目中会有怎样的表现？简直让人捏一把汗。  
林青霞这种神级大咖都出现在了真人

秀节目里，周杰伦担任《中国好声音4》的导师，就显得不那么特别了，尽管，有他的这期节目几乎变成了周杰伦专场，上场的几位歌手选唱的几乎都是他的歌，而且大部分都选择他作为导师。这对周杰伦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下凡”般的举动，他的出现，证明了他还有巨大的娱乐价值，这种价值一旦被证明，就会被反复利用。

所以，在娱乐圈里，其实没有“退出”“淡出”这回事，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远离，不管是林青霞，还是周杰伦，只要还存有娱乐价值，就会以人们料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人生在世，即便不为金钱，也得为人情，为打发时间，而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到嘈杂的世事中。就算真人不亮相，他们也还是活在人们的议论中。他们的“退出”和“远离”，反而成就了他们的稀缺性，增加了他们的娱乐价值。尤其是在2010年后的娱乐盛世里，所有略有娱乐性的明星，都已经被挖掘出来，投身这盛宴，他们的参与，又让人们对那些尚未出现的明星，怀以更大的期待。红尘如胶，拦住每一个稍有倦意的人，让每个都不能轻易退出。

下一个投身真人秀的明星会是谁呢？王菲？钟楚红？张曼玉？周润发？在这近乎白热化的狂欢中，恐怕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保住自己小小的神秘。（韩松落）

## 家族阴谋

(1)

■文/永城

东京。美丽的直子小姐，贴紧身边的青年才俊频频举杯，防止他像鱼一样溜走。夜色里，她的情人兼上司被黑帮拿枪指着头。

——这背后，隐藏着什么阴谋？

北京。神秘冷血、俊美精致如同假人的外企高管Steve，接到用10万美金追回20万人民币的失窃案件。

——这奇怪的案件背后，隐藏着什么阴谋？

### 美人醉依俊商探，高管夜入黑道房

狭长的包厢里空气有些污浊。中间挖空的榻榻米房间，围着木桌满满一圈人，各种肤色和口音。这是亚太区短期培训的最后一晚，聚餐之后各奔东西。东道主东京办公室美丽的年轻总监下川直子叫了不少酒水，使昏黄的灯光里似乎都混合了酒精，令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

美丽的直子小姐，借着酒劲儿依偎在年轻帅气的东方男人身边。她的头并不过于倾斜，目光也保持着矜持，腰身却在暗中贴紧，仿佛被无形引力所牵引。男人身上的酒气正浓，势头远超过古龙水的暗香，却又始终不能完全取胜。两种气味相互纠缠争斗，不停挑拨着直子小姐。这男人有着苍白俊秀的面孔和严肃干练的神情，好像日本十年前走红的电影明星。可他并不讲日语。他来自中国，衣着和发型时髦而精致。

直子小姐再度敬酒，暗中扭动腰身，只有身边的男人才能感觉到细微的错动。男人不动声色，目光中隐隐有些笑意，眼角浮现几道浅纹，如微风在湖面拨起的涟漪，令直子小姐心醉神怡。她看他举起杯一饮而尽，一道柔光从下巴滑到喉结顶端，象牙一般细腻。她的醉意更浓，轻声在他耳畔低语：

“Steve-San, do you like Tokyo?”

“Of course.”

“Then, don't go.”直子小姐莞尔一笑，眼神令人遐想无限。

男人仿佛被那眼神击中，微微一愣，感觉有一只手落在自己腿面，指尖轻柔，却富有侵略性。男人面不改色，轻轻贴近直子小姐的耳朵，让她感觉到自己嘴里呼出的热气。他用轻

柔的英语低声道：“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直子小姐扬起脸，却轻轻阖上眼睛，从眼缝里挤出一丝柔媚的微光。

男人故作停顿，放松了直子小姐的腰身：“美丽的直子小姐，能告诉我，厕所在哪儿吗？”

此时此刻。一个身着西服的黑种男人，正孤零零穿过东京黑暗宁静的街道。他五十开外，身体已有些发福，下巴也很松弛，面部表情却很紧张，脸上的肌肉绷紧了，额头闪闪发光，像是浮着一层汗水。他正是跨国商业调查公司GRE东京办公室的负责人，马克。今夜的酒局，他提前告退了。

他没叫计程车，徒步穿过几条小巷，兜了个不大不小的圈子，从侧门进入通体发白的全日空酒店，在大堂的角落稍事停留，确认没人跟踪，再搭电梯到第三十层。走廊里安静之极，他似乎能听见汗水从自己额头和脊背上汩汩冒出来的声音。他深吸一口气，向着走廊最深处缓缓走去。

马克轻轻敲了三下房门。门开了，房间里却没开灯，也看不见人影，巨大的落地窗外，是金光灿烂的东京塔，骄傲地屹立在夜幕下，好像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女王。生平第一次，这塔让马克感到恐惧。黑暗中，马克听见带着日本口音的英语：

“马克，请进吧。”

马克迈步进屋，房门立刻在他身后关闭。有人从背后搜查他的身体，动作生硬而粗暴。以前每次与日本黑道家族大公子羽村雄一的见面，都比这一次友好得多。马克努力睁大眼睛，却仍无法适应屋内的黑暗，只有一个东京塔，耀眼地立在窗外。

突然一个黑影在马克眼前一闪，灯光豁然明亮，一个矮个中年男人赫然站在眼前，双手抱胸，频频摇头，眯起的眼缝里透出一线寒意：“马克，这样不行！”

马克后背顿时一阵寒，肌肉不住地抽搐。他知道羽村指的是什么——羽村在股市刚刚损失了一千万美金，皆因他提供的一份报告——那正是中国区同事Steve完成的。Steve是GRE公认的调查天才，他的报告怎会出这么大的差错？

到底是调查失败，还是——别有用心？

明日关注：日本同事早布网，中国妙探巧脱身

## 知行合一王阳明

(29)

■文/度阴山

### 贵人王琼

如果世界上真有“贵人”这回事的话，那王阳明一生中有两个贵人：一个是南昌城铁柱宫那个无名老道，他拯救了王阳明入世的灵魂；另一个就是王琼，他给了王阳明一个绝好的机会，释放了他的能量。

王琼和王阳明的关系在历史上并不明朗。王阳明在1510年末回北京时，王琼因得罪刘瑾正在南京坐冷板凳。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1513年末，王琼才被调回京城到户部任副部长。而这时，王阳明已回老家浙江余姚了。两人正式见面坐而论道可能在1515年，王阳明以礼仪部候补大臣的身份回北京述职。王阳明给王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老成持重、自制、气定神闲和言谈举止中不易察觉的威严让王琼断定此人必是大用之才。

功名利禄的心是不是人欲，王阳明给出的答案很有机锋：那要看它是被你请来的，还是它主动来找你的。内心强大的人心如明镜，来了就照，去了也不留。

正在王阳明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时候，王琼被推上了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的椅子。但他没有马上践履对王阳明许下的诺言，因为他还有另外的打算。他的眼光停留在大明帝国疆域图的江西南昌，眉头紧锁。

在南昌城，有位王爷，正带着高贵的微笑审阅着他的卫队。这位王爷就是宁王朱宸濠。按王琼的洞察力，他迟早有一天会谋反。他的计策是，要王阳明到江西去注意这位王爷。不过，朱宸濠毕竟是位王爷，在没有正式起事前，谁都不能揣度他要造反。如果王琼对朱厚照说，朱宸濠可能造反，这是以下度上，是大罪。王琼没那么笨，他一年来始终在找合适的机会把王阳明这道防火墙

插进江西。而很快，他就找到了南赣匪患这个机会。

王阳明接到朱厚照要他巡抚南赣圣旨的同时，也接到了王琼的私信。王琼在信中先是对王阳明夸赞一番，然后对朱厚照的浩浩荡荡表示高兴。接着他说，作为国防部长，他对南赣匪患深感忧虑。他希望王阳明能抓住这个机会，创建不世之功。最后他说，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南赣这个非常之事必须要你这个非常之人来解决。

王阳明接到圣旨和王琼的私信后，心动了。他毕竟还是个凡人，他把建功立业的理想埋在心里几十年，从未生根发芽，甚至都快腐烂了。他后来虽然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取得事功的理想，随心所欲地去传播心学，然而正如他所说，事情没有来时，人人都能稳坐钓鱼台。一个人是否成熟，要看他在面对事情时的态度。这个平台，他等了十几年，终于来时，他不可能不激动。他贪婪而不急躁地看着圣旨，最后手指不易察觉地颤抖着放下。慢慢地，他冷静了下来。

一旦冷静下来，他就把心思投入到如何处理这件事上了。一般人首先会考虑的是剿匪的难度，王阳明却没有担心这个。心学本身就是一门要人自信的学问，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剿灭土匪，所以他不会考虑这种不言而喻的问题。他想的是：“我不是皇帝忠实的走狗，我有我自己的意志，不能靠皇帝说什么，我就屁颠屁颠地去。这么多年，如果不是王琼的大力举荐，那个沉浸在紫禁城极乐世界的皇上会想到我？你固然是至高无上的皇上，但不代表我就是随叫随到的小狗。况且，要我巡抚南赣是真的看重我，还是只是例行公事？如果是例行公事，那就是不重视我。既然不重视我，我将来的成果在他眼中，也不过是瓜熟蒂落。”

明日关注：事来则行，不动心